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以下論老子）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

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

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嘗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擴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讎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

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

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

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
在後来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
高新唐書贊李蔚說得好
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
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
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
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
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

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

下文户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鐶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以下論老子書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為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欑謂之牡鏁則謂之牝鏁管便是牝鏁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的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他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户都錯了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

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沈莊仲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邊

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魄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

是他又説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説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説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説老子惟静故能知變然其勢必

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

見何本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説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逺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

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

以上語類二十二條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

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託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為楊氏之為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為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

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答丘子服

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惬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如何如何答丘子服○以上文集二條

列子平淡疎曠以下論列子○語類

問横耳所聞無非妙道曰横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盖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横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豪髪之間也答張敬夫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

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㫖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觀列子偶書○以上

文集二條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説孔子與諸人語

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以下論莊子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

於天地之閒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
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
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説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
舉史記老子傳賛云云　虚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虚
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盖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
義云爾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

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

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

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

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

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

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以上語類六條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

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

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茍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徇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

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

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養生主說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為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

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答滕德粹○以上文集二條

墨子　管子　孔叢子子華子附　申韓

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竝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論墨子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論管子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

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以下論孔叢子

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以上

語類四條

會稽官書板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澀而語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

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摸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偽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説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

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蹐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偽書二人皆居越

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于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竝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剟他書傳會為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偽書也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

之趙朔既死其家内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絶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説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論子華子〇偶讀漫記〇文集

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

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箇意思論申韓○語類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以下論荀子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

闊不透耳以下論董子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横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范蔡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横之習緣他根脚只

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

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做有先後之序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論揚子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

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如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幷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

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此格言被後人
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
以為重耳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閼子明易并
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
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
如孔安國書序並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
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
所載湯誥并武王代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

野人之語也以下論文中子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以上語類

九條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

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言語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

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

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

以發經言之餘藴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

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

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吴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

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盖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氏續經說○文集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以下

論韓子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耶惟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著如喫糙米飯相似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

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韓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

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礲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

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拄櫬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

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此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

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黄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黄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獃甚好笑皆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

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玄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高文武宣光武明章七制蓋以比二典也詩則欲取曹

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

見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

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托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

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𡖖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

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踈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别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説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作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

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以下論荀董揚王韓諸子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

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鬬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

夫道理不是如此葢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

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

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家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以上語類九條

歐陽子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

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盖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静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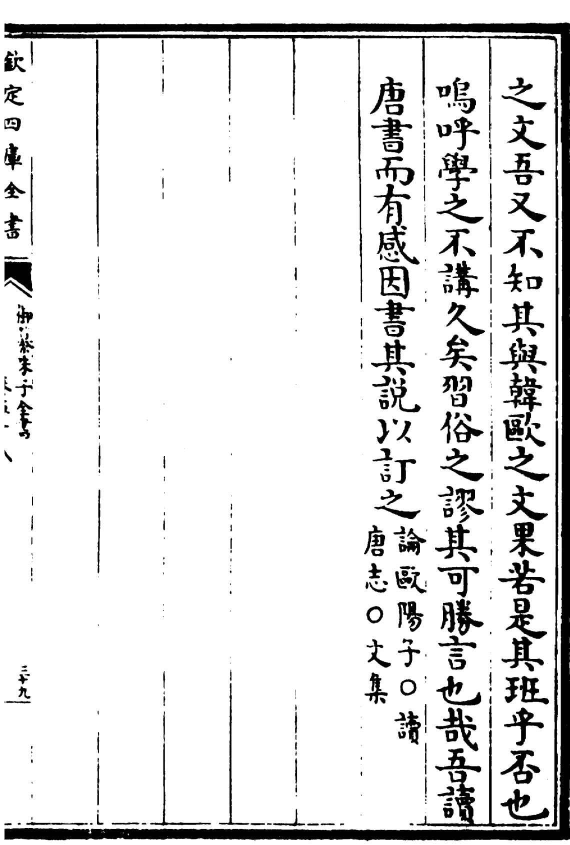
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

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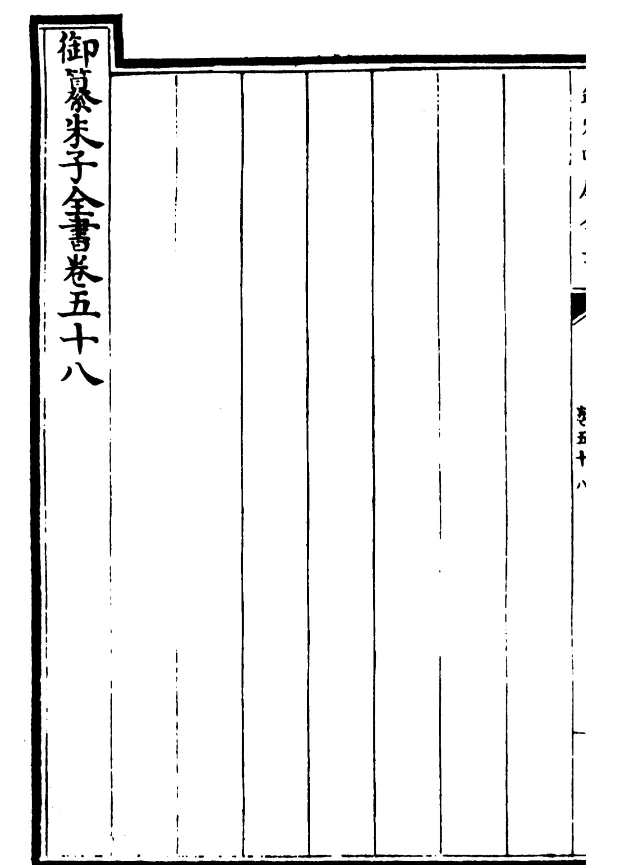
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

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僣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

妙盖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



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説以訂之論歐陽子○讀唐志○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策問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横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横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

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
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
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来檢點故恁詆
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来曰固是
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来荆公做不
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
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
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

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於食飲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来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

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遊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以下論蘇氏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

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来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

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

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

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亦然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𠃔漏綻出来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来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已煅煉得成甚次第来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贑上

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貢舉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秦黄輩挾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

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畢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

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

子由深有物作頻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了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

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上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
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
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
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
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
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
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

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以上語類十三條

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

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衆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于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

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集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杜撰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

亦不得怒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紀説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録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虚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見鷟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覯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横捭闔之辨以持其説而漠然不知禮義廉

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

而厭其心也 答汪尚書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其前日所陳乃論

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

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

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緼推

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

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

外以攻其内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

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獘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顔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

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

人之徒凡若此類若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

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
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
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
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
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
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
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

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来教之云

也荅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

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

答汪尚書

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某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某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絶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

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旣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

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敝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

答呂伯恭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

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黄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縣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來書謂某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某則以爲道一

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黄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静然謂簡静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

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荅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
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
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
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
子所為哉此非某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
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
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
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

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
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
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
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
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
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
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
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
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

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来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

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
麗閎衍之辭縱横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
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
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
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
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
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
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

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

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齕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吕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六條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以下謝王

氏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汲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已說得

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已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来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

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来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来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

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来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

神宗一日間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判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

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来其一云勿令上知

後来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

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

何天生得恁地很 以上語類六條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

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

獲侍生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某因妄

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爗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

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實

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来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開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

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渊者也幾叟楊公之婿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後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頼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譽余之詳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

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開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

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玄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

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益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駿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

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討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閒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

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閒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閒樂亦未之言也若閒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

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獘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獘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閔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

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横

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説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豪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

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間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

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獘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

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

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輿僧卧地而顧容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

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内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内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謂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

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証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悞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温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

其小者如鶺鴒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閒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矛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虚心静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虚之說至於大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

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閒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

至於如此而起自熈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旣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頋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具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户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甞歴考一時諸賢之論以

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録因鄒道鄉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瓘談録）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㫤鷖一義以為實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

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决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来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讀兩陳諫議遺墨○文集

呂伯恭呂子約並門人附　陳君舉　陳同父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

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以下論呂伯恭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杲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又休了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淳錄作讀史求多而雜所以看粗著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

後讀史

或問繫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裒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横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

後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

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目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

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

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以上語類十二條

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

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

況某前説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呂伯恭

伯恭天資温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 答呂伯恭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闗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獘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翫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

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與張敬夫）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答范伯崇）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做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於子約别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與劉子澄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

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

與劉子澄○以上文集六條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説不合今日方

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

舊説時子約已死他硬説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

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

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荅之云洪範五事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

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産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脱離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以下子約

荅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虗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以上語類二條

大抵讀書寛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𡙇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偽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為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

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

答呂子

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内重外之意氣象

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歛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

語
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覧為重者又病其狭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呂子約

所諭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强實履為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工夫鑚研勘

聚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别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閒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

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今卻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卻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

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三條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静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興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以下門人

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

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黄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著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址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揑眼生花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

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獘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横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叔度與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以上語類

七條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

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黄中陸子静諸人辯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以下論陳君舉

問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温公所

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温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温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温公如何做温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麽樣感動温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温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别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

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看溫公那時已自失於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来許多羣小不服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

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以上語類三條

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别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

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别蓋其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来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

答陳君舉

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

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答劉公度○以上文集二條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横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

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説也須回轉得幾人

（以下論陳同父）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

利欲膠漆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為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或問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

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

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

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

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

可畏以上語類六條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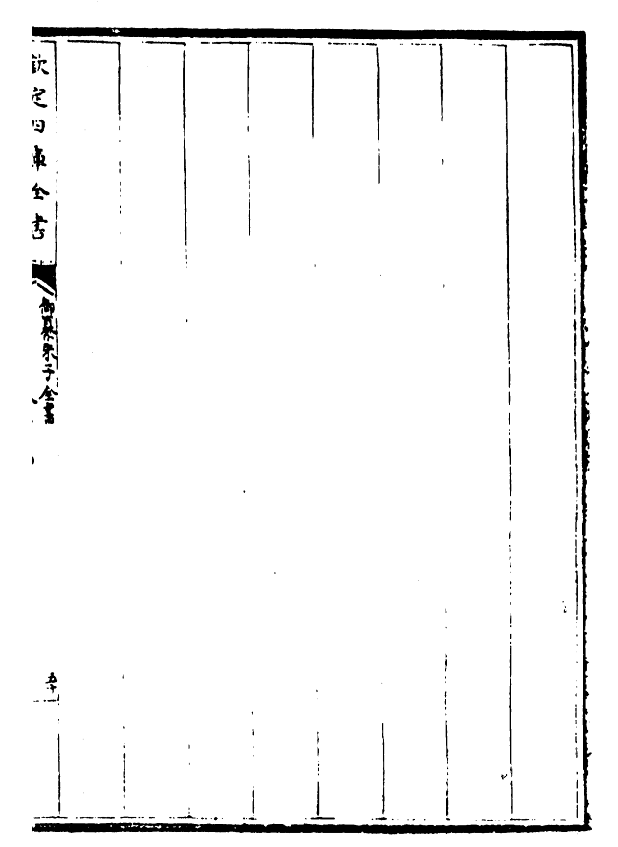
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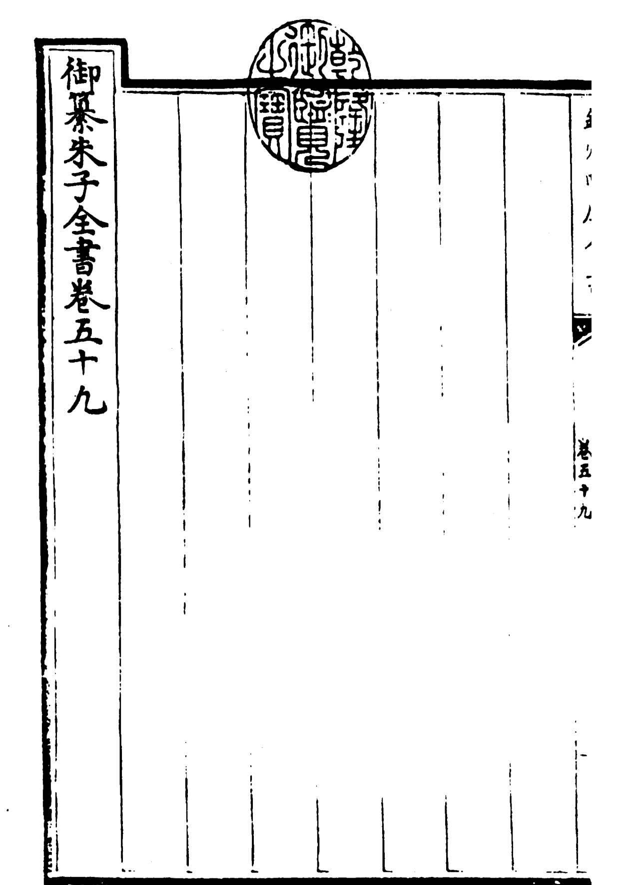
有也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
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
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
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
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
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
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
盡此懐也今兹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

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顧以愚言思之紛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苟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與陳同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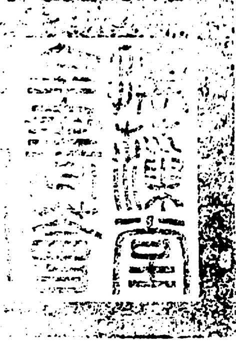
向来讀書頗務精熟中閒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畧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歳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畧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父閒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

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是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目擗得此心即更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答陳同父○以上文集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諸子三

陸氏 釋氏附

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

高也先生曰某舊閒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條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滚說了更

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脚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

其說雖詳多只恁滚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陸子静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陸子静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

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會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閒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荅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令人亦無有

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

子靜常言顔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録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乖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

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顛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更無禮律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鋭然其退亦速

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為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

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奥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奥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

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 以上語類十五條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

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答張敬夫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

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答陸子靜

伯起説去年見陸子靜説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説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答黄直卿

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

師說之誤持得子静近荅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荅呂伯恭

子静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

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答呂伯恭

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

也荅劉子澄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鄱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荅陳膚仲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遅而

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答趙幾道○以上文集八條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録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様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

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以下

論釋氏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

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宋景文唐書賛説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説佐其高此説甚好如歐陽公只説箇禮法程子又只説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臟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臟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説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説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

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没理會了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

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强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因説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荅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説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説譬如静坐時忽有人唤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説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説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説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

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黄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

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絶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横說竪說如是張王没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

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

作大賊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

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

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

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

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

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項空又

說真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絶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

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泠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

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
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
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
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禀物欲之私
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
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

餓鬼只隨順有所脩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

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

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横來竪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

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

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䰟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 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

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
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彛無不各
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
底也是竪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
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
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
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
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説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説甚周徧他説治生産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説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

短强如此些巃罩去他舊時瞿曇説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龜山集中所荅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葢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

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

理他却虚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録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

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内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

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他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為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

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令人又不及

問昔有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

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録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𠹭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做工夫則異豈可同日

而語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僴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

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

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黒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絶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

物

魯可幾問釋氏因縁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佛家不合將才作縁習縁習是說宿縁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

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為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以上語類三十五條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

之説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絶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説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令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

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慧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

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麄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静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説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閒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

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

呪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强為説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釋氏論下

宇宙之閒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

凡生於天地之閒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

綱其紀之為五常葢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

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

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

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

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纎豪之閒而其所以脩已治人

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纎豪造作輕重之私焉是

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閒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

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

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

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悦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

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内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讀大紀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閒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敘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

得於斯耳答韓无咎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豪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答江元適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某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閒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答吳公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録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閒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

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答胡季隨

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已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林擇之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

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

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
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
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
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
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
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
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
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答吳斗南

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

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絶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絶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絶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絶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

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

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未有干涉也答陳衛道

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

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説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録者其説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壊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答許生

來書謂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某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凡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豪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答李伯諫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揑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某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答李伯誎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某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内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别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内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

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术以根株而愈疾鈎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答李伯諫

來書云儒佛見處旣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葢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某謂旣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旣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亦著急字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

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
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
諸天理綏也綏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
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説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
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
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答李伯諫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某竊謂此正
癡人前説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

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某謂徹底悟

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

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録中許

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

有徵驗處答李伯諫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某謂此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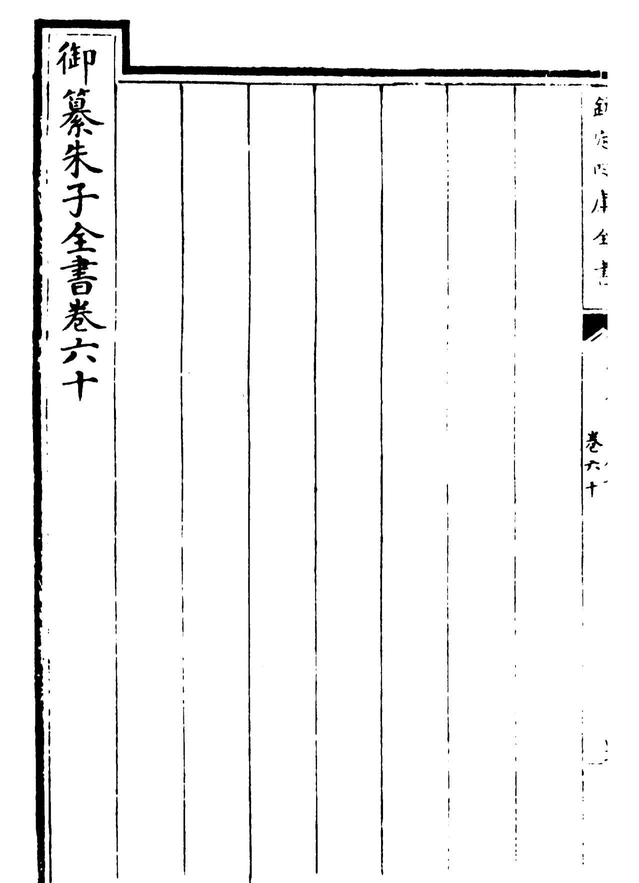
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

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

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答李伯諫）

有李伯諫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

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脱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内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 答張敬夫○以上文集十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